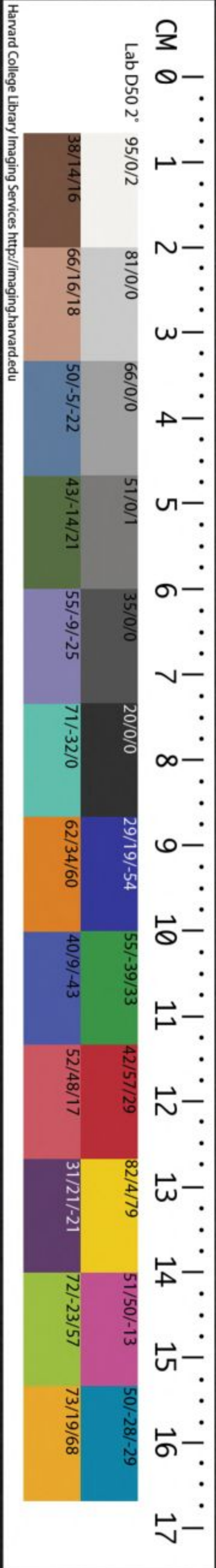


T 2512/819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OLD STEINBERG, DONOR

JUN 26 1982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

康王元年徧告諸侯朝諸侯於鄆宮

通志曰周康王即位之元年平論告諸侯宣示文武之功業以申之乃朝見諸侯於鄆宮

二年

九年魯公禽父薨在位四十年子西嗣位是為

徐廣曰是南謚云伯禽以成王元王封在位四十六年

康王十六年卒按世宗伯禽無子而徐廣注如此者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是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伯禽之在位五十三年在於今附於此耳詳

十年魯考公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六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周康王元年徧告諸侯朝諸侯於鄴宮

通志曰周康王即位之元年徧告諸侯宣示文武之功業以申之乃朝見諸侯於鄴宮

二年

九年魯公禽父薨在位四十年子西嗣位是為考公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在位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按世家伯禽無年而徐廣法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是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伯禽之在位五十二年矣今附於此再詳

十年魯考公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志殷頑民迂于各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非降政由俗革不滅厥職民罔攸勤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高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蔽化奢麗尚世同流茲殷庶士帝寵惟舊愷多戒義服美于人驢在矜侈將由忠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

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底于道道洽于治潤澤生民四夷佐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書傳曰東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明命也金氏曰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謾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上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王氏謂迹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而已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

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臣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近保釐之用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靡魏之俗奢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午

二十年魯考公薨

在位十年

弟熙嗣立

是為

癸

二十有一年

魯煬公元年

魯侯築茅闕門

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熙立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之門○世本曰煬公徙魯

戊

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

史記曰謚曰康公初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棠樹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甘棠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憩朱子曰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其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故作此詩也

王崩子瑕即位

是為昭王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王季胡氏曰康王克臻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有唐虞之風焉吁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再見者歟○詩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嗶嗶磬管將將降福穰穰奏鼓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魯煬公薨在位六年子宰嗣立是為幽公

丑 昭王元年魯幽八年

寅 十有四年魯侯弟濇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史記曰幽公在位十有四年其弟濇弒之而自立是為魏公金氏曰按弒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凌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卯 十有五年魯魏公元年

辰 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周書記異曰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於西域

巳 五十有一年有光五色貫衆微井水溢王巡狩至漢崩

子滿即位是為穆王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以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崩不赴告諸之也外紀曰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以液船解王及祭公皆溺焉胡氏曰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俗稍衰有光五色貫衆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旅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墮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與史記所載不同未詳孰是朱子詩曰徑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

庚 周穆王元年

辛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

周書君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古九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水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

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三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克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義○罔命篇曰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危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

獨乃后于發德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大僕國之政作鞶命復寧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罔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罔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曆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于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徑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無常可不懼哉金氏曰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罔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陷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

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王亦不能無游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罔命之篇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革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此大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中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罔命之書自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罔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游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罔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叙之於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有攷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有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燕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

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征徐戎克之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見西王母實于昭宮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雷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十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王敬之若神居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謔王同游所及之處即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情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說寤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陳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信疑斲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

肆意遠遊命駕入駿之乘右服繡結華騮而左綠耳右
 驂赤驥而左白雲字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商周禮書為
 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益驪而右山子
 伯天士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四王至于巨蒐氏
 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
 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
 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
 世遂宿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
 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于無死尚能
 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
 此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馬迺觀日之所入行萬里
 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
 數吾過乎反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異同姑存之以
 備考論○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噲幸於
 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
 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騮騶耳之駟西巡狩樂
 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
 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韓氏愈曰周穆

王無道意不在天，好方士說得入龍騎之，西游同王
 毋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
 質正咸賓祭於徐賢王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
 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
 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走彭城武
 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朱子詩曰不有祈招詩
 徐方御宸極金氏曰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
 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之說史記
 秦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
 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
 備矣後世猶有誇畫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
 所載又過之果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
 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誕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
 類耳周制死而謚曰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謬
 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
 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
 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
 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之

英主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爲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夷翟荒服甸服者然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

服者王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罰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氏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五十年作呂刑以誥四方

周書呂刑篇曰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椽黥越茲麗刑

弁制罔差有辭民與二肯漸泯泯焚分罔中于信以覆詛
盟言威喪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遠在
下明明棗常鰥寡無益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禹平水土主明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
成功惟設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德穆穆在
上明明在下約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又于民棗彝典微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
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
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
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
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
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
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同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
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一德一人有慶此民賴
之其事惟求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
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
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宜赦其
罰百鍰閱實其罪黜辟疑赦其罰惟倍罰實其罪刑辟
宜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
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鍰罰
之屬千刑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五刑之屬三上下比罪無備亂獄勿用不行惟
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
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人而有要罰懲非
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有占咸宜中正其刑其
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字輸而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
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干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
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
罔有令政在於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
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
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王氏曰呂刑之書律書
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
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為
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虐也斯言豈不
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
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
者本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明於無刑穆王
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
千髮之資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
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
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
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
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胡氏曰穆王老荒德雖下

衰然能曲盡典獄之情偽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
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
狷之意歟呂氏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
之特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究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
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行獄言之畧盡用刑
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
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金氏曰呂刑之書穆
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
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陵情偽日繁迨至
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
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墮墨
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戒宮刑大辟之條以追犯死
之衆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
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
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
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
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成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

年百有四歲

子繁扈即位

是為共王

左氏傳曰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朱子云招當如徵招角招之詩歌之名也逸周書曰穆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惟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懼其臣懼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秦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

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糶日既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一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雙子兩重且日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毋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至我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譎臣日賞責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不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斤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鄒之君奢儉滅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鄒君以亡父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父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攘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

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衛氏僞義弗剋俱身死國亡
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
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
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
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者亡昔有畢程
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
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
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復者危昔穀平之君復
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刑用國外國相援穀平以亡武不
止者亡昔反泉氏用兵不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
所立智士寒心徒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佞
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佞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
者疑發大害群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
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叩國哲士
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
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
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續陽強力四
征重立遺之美女續陽之君愆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

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官室無
常池固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
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金氏曰此篇
本不一今以蜀本刊定以存遺事附本紀之後

亥乙 周共王元年

丑丁 三年王游于涇上

國語曰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
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而女三爲繫王田
不取群公行不衆三御不參一族夫繫美之物也衆以
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小醜
備物終必亡康公私而不敢獻一年
三滅密女色之傾人國家也如此夫

丙戌 十有二年王崩

年八十有四歲子囂即位

是爲

亥丁 周懿王元年徙都于槐里

胡氏曰自懿王為政周綱不振王室始衰徙都于槐里

二年王室衰微詩人作詩刺之

史記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金氏曰刺詩之作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作變小雅多有刺詩而莫知其時世衛氏詩序皆以為刺幽王太史公多見古書殆必有改胡氏大紀以齊哀公之立當在懿王之世而以詩序刺哀公之詩

二十有五年王崩弟辟方即位是為孝王

史記曰三嘗居于犬立犬立與鎬京相近有離宮在焉

周孝王元年

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

史記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為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之使主馬于河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成晉軒妻生中滿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穆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所以為主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駱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金氏曰胡氏大紀例以甲子為紀今附此年此周大史僖所謂始周與秦合者也僖又曰合而別後五百歲復合按別者謂周東遷復合者謂秦併周也

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水

胡氏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陰霾雹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當嬴秦

始封之時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哉

丙寅 十有五年王崩 年六十有五歲 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 是為夷王

丁卯 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見諸侯覲禮廢

禮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下經世曰國自此衰金氏曰按史記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為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浸衰自是永為例矣

戊辰 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

史記曰夷王之時荒服不至命虢公帥六師以伐太原之戎至俞泉獲馬千匹

甲戌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

楚世家曰周文王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王其子熊麗生熊狂狂生熊渠當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渠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子熊渠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燹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渠生熊毋康生熊渠生熊勝勝以弟揚為後熊揚生熊渠渠生子三人當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胡氏曰熊渠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侵揚粵僭立三子為王衛康叔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邠鄘之地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况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者皆陵遲解紐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嘆息者矣

壬午 十有六年王崩 年六十歲 子胡即位 是為厲王

左氏曰至于夷王王德于厥躬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王暴虐詩人作刺

史記齊世家曰太公卒子丁公後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諳之厲王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蒲姑於是詩人作詩刺王

癸未 厲王三年楚子白去其僭號

楚世家曰周厲王暴虐楚子熊渠畏其伐亦自去其所僭王號

癸巳 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虢仲帥師征之

史記曰厲王為人暴虐無道淮南之夷入寇王命虢仲帥師征之不克

甲午 十有二年衛貞伯卒子嗣立是為頃侯

世家曰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厲王王命衛為侯金氏曰按史記自頃侯始有年以年表之當係此年蘇氏曰按書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為方伯故其子孫六世稱伯猶詩稱召伯非伯爵也至頃侯蓋不復為方伯故以爵稱非以賂得侯也

乙未 十有三年衛頃侯元年

丙申 十有四年曹孝伯卒子喜嗣立是為夷伯

世家曰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脾卒子仲君平立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伯喜立

丁酉 十有五年曹夷伯元年 燕惠侯立

世家曰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惠侯於是始立

蔡厲侯卒子嗣立是為武侯

世家曰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至是卒子嗣是為武侯

十有六年燕惠侯元年蔡武侯元年

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胡公在位十有九年遇弑

世家曰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莒莒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二十年齊獻公齊侯徙治臨菑田

齊世家曰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田

宋厲公卒子舉嗣立是為

世家曰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睿公共立睿公卒弟煬公熙立睿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厲公至是卒子釐公舉立

晉厲侯卒子宜臼嗣立是為靖侯

晉世家曰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之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之子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是年立

二十有一年宋釐公元年秦嬴卒在位四十年子嗣立是為秦侯

二十有二年秦侯元年

二十有四年陳慎公卒子寧嗣立是為幽公

陳世家曰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申公子突立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慎

公卒子幽
公寧立

衛頃侯卒在位十三年子嗣是為

二十有五年陳幽公元年

二十有八年齊獻公卒在位九年子壽嗣立是為

二十有九年齊武公元年

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

史記曰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能父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休惕愼怨之來也故周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墨子曰厲王素於厲公長父榮夷終

三十有一年秦侯卒在位十年子公伯嗣立○楚熊延卒子

能勇嗣

楚世家曰熊渠長子毋康早死熊渠卒中子熊摯紅立其弟熊延弒而代之至是季

三十有二年秦公伯元年

三十有三年使人監謗殺言者

國語曰厲王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

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
决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
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
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
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
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隄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
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
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
言三年乃流于彘史臣曰堯立誹謗木無逸稱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厥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古人之達
下情如此厲王監謗失道甚矣至秦而有腹
誹之刑漢末有橫議之禍欲國之亡得乎

丙辰三十有四年秦伯卒三年子仲嗣立○召公作詩諷王

詩大雅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罔懼不喪明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
隨以謹愔愔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稟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
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攸係無縱詭隨以謹醜
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或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
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繆繆式
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宋子曰序說以
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
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孔
氏曰穆公名虎召
康公十六世孫也

凡伯作詩切責僚友因以諷王

詩大雅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
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
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
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我言惟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
然譴譴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譴多將
煇煇不可救藥天之方濟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燬屎則莫我敢蔡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
之牖民如燠如晷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
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朱子曰序以此為凡伯刺
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耳胡
氏曰厲王無道召公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
之顧乃不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
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
耶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蓋可見矣嚴氏曰板之詩八
章前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後
三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三十有五年王暴虐滋甚凡伯作詩以刺之

詩大雅曰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
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灑旌
有翻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平有
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慙慙念
我土宇我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
覲昏孔棘出圉為謀為步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諷爾序
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逝風
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
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蠢賊稼穡
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
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
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錕錕其鹿朋友已諧不
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
愚人覆瓿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
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恃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民
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職競
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背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朱子曰舊說以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
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其說是也三氏曰桑柔之詩十
六章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
一章言其無以芘民二章言其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
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
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
位之不善十章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
愚人不能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
十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未三章皆規
諷其僚友
之詞也

三十有六年西戎入寇滅大丘大駱之族

史記曰孝王時西戎皆服秦仲立厲王無道
諸侯咸叛之西戎滅大丘大駱之族

國人作詩刺王

詩大雅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
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曾是強禦曾是掎克曾是位曾是在服天降慴
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禦多對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女包休于中國欽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
誦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
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
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燬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願
浦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
世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而
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正猶此耳殷鑒
在夏蓋為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彭

氏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杞三十有七年國人叛王出居甯太子靖匿于召公家

本記曰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於甯王太子靖匿於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言而對怨乎夫事君者險而不對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庚三十有八年春王在于甯召公周公行政號共和

史記曰召公周公二相以太子靖幼相與和協共理國事號曰共和

晉靖侯卒在位十九年子司徒嗣是為倍侯

辛三十有九年正日倍侯春正月王在于甯後不悉書故也

癸四十有一年蔡武侯卒在位二十七年子嗣是為夷侯 ○楚熊勇卒

在位十年弟熊嚴嗣立

甲四十有二年蔡夷侯元年楚熊嚴元年

丙四十有四年曹夷伯卒在位十一年弟彊嗣立是為幽伯

丁四十有五年曹幽伯元年

巳四十有七年陳幽公卒在位十四年子孝嗣立是為善公

庚四十有八年陳僖公元年宋僖公卒在位十九年子觀嗣立是為惠公

辛四十有九年宋惠公元年

癸五十有一年王崩于甯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是為宣王

左氏曰至于厲王心厲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彛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本紀曰宣王即位
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金氏
曰按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
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
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
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彛彛
在河汾之間詩所謂汾王是也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
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繁然
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
說不復

振悲夫

楚熊嚴卒

在位十年

子熊霜嗣立

周宣王元年

楚熊霜元年

周公召公輔政○命秦仲為大夫

討西戎

秦紀曰王室衰弱西戎又攻宣王即位乃命秦仲
率其國人往征之徐廣曰乃秦仲之十有八年也

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

詩小雅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事裳服玁
狁孔熾我事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
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
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顯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
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熾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
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朱子曰成康既沒周室寔衰八世而
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彛玁狁內侵逼近京邑
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
人作歌以叙其事也○燕惠侯卒

在位三十八年

子莊嗣

是為僖侯

紀二年

燕僖侯元年

早命方叔將兵南征荆蠻

詩小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畱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輦第魚服鉤膺儵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軛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葱珩駟波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卒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振發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張也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

遣召穆公虎帥師伐淮南之夷

詩大雅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汎汎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于王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登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楊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尹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宣王何力哉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王何力哉三年有賞于大國此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朱子曰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此乃奏凱之日所作也

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

詩大雅曰赫赫明明三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威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後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邁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擊虎巨鬪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履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朱子曰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昭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人懷之非獨兵威然也三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魯貞公薨弟敖嗣立是為武公

魯世宗曰魏公潛卒子厲公權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貞公鼻立至是卒弟敖嗣位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

是為戴伯 幽伯 在位九年遇弒

三年齊武公卒

在位二十七年 子無忌嗣立 是為厲公

命蹇父撫北土以封韓侯

詩大雅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恭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五張鞞矣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第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懷儻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敝維何包鼈鱉魚其鞞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遠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蹇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鱮南南鹿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實墻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罷傳
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
之伯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
王也詩序曰韓侯初立來朝始受
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也

丁丑四年

齊厲公

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

詩小雅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
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
我族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
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詩序曰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
從南行而行者作此詩也○大雅曰崧高維嶽駿極于
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壹壹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
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
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

命傅御迂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淑其城寢廟
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駒膺濯濯王遣申
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上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饒于鄙申伯還南謝
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適其行申
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
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
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序曰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
之也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
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
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庚戌五年旱

胡氏大記
連年書旱

晉僖侯卒

在位十九年

子籍嗣立

是爲獻侯

命樊侯仲山甫宣命于四方城齊

詩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
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

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
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
是保出納王命王之侯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
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
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
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魯氏曰賦政于外維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
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未懷蓋有所不安者吉甫深知
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陳氏曰首章推原
天生衆人稟氣受性所同而山甫則鍾秀氣而全性之
德者篇內諸章多與首語相應柔嘉維則即物則之則
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不茹不吐則
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雖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

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能舉此山甫鍾其秀氣
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比民也

卯

六年

晉獻侯元年

大旱王側身脩行

史記曰自二年不雨至於六年詩大雅曰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藎隆
蟲蟲不殄殫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
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
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
炎炎云我無所天命近止靡瞻靡顧辟公先正則不我
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
如淡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辟公先正則不我聞曰天
上帝寧裨我遯旱既大甚暵乾旻去胡寧瘠我以旱僭
不知其故祈言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
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上瞻仰昊

天云如何卑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
惠其寧朱子曰舊說以為宣王平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惧側身脩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詩以美之李氏曰宣王憂旱告
於上天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
深也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
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秦仲帥師伐西戎死之在位二十三年王命仲之子莊復伐戎大

破之

秦紀曰西戎殺秦仲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難有子五
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
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
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詩秦風曰豈
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
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

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朱子曰秦
人之俗大祗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
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
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
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
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鄙備驕情淫靡之習以善
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殺果
敢之質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
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
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
也

楚熊霜卒在位十一年弟熊徇嗣立

楚世家曰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卒三弟爭立仲雪
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其少弟季徇嗣位是為熊徇

七年秦莊公元年楚熊徇元年

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畋獵講武

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從翼翼建旄設旄搏獸下教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駮不倚不矢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吉日維戊既備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麋麋黍泯之從天子之所噬嗑彼中原其祁孔有儼然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朱子曰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又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一四田獵而選車徒馬故詩人作此以美之呂氏曰車攻士口曰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三賦之宿焉可以見匡實盛

馬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九年更作宮室既成

詩小雅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加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羊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職歲其且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林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采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褕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詩叙曰舊說厲王既流於彘宮室圯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故詩人歌其事因以頌禱之也

十年安集流民

詩小雅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詩序曰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之勞苦而今獲安定也

十有二年魯侯來朝率其二子括戲以覲王命戲為魯

世子

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侯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三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夫不誅亦失天子其圖

之王卒

立之

王不籍千畝

史記曰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畝國語曰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案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敷罷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吏順時視土陽瘠墳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跡其滿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板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辭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

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後稷省功太史監之
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
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
土廩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
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
乃命其旅日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
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
王則大徇釋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
疆畔日服其罽不辭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
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
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能媚於神而
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
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
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魯武公薨

在位十年

戲嗣立

是為戲公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

之而立厲公之子赤

是為文公

○厲公討誅弒君之黨七

在位十二年遇弒

十八

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
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而
討誅殺厲公者
之黨七十人

丙戌 十有三年歲稔牧事有成

詩小雅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
捋爾羊來斯其角戢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
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糞三十維
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旸畢來既升牧人乃夢眾
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宜維豐年旒維
旗矣室家溱溱嚴氏曰宣王承飢饉雖散之後所願者
年豐民安故就牧事設夢以頌禱之耳呂氏曰以斯干
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
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詩序曰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牛羊衆多也

十有五年衛釐侯卒在位四十二年少子和嗣立是為武公

衛世家曰釐侯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復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稽古錄曰衛僖侯薨太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詩衛風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隱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詩序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蘇氏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早死初無篡奪之文故史迂所載疑而不錄王氏曰武公少年奪適之罪晚年進修之功效罪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於其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於死以

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為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共姜賢自誓之操武公亦有修葺之與于復康叔之政輸定難之忠晚年所至稱為睿聖是真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少相掩也

十有六年衛武公晉獻侯卒在位十一年子費生嗣立是為穆侯

徙都于絳

十有七年晉穆侯元年

十有八年蔡夷侯卒在位二十六年子所事嗣立是為僖侯

十有九年蔡僖侯元年

二十有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懿公而自立

懿公在位十年遇弑

二十有二

鄭桓公元年魯伯御元年

后姜氏脫簪珥諫王勤政

中興

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未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非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稽古錄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用賢使能群臣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周室中興焉詩小雅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文臣曰婦之相夫猶坤之承乾主婦賢則家必昌主石賢則國必治故姜后侍罪宣王中興有國家者可以為水鑒矣

封弟友于鄭

世家曰鄭桓友者周厲王之少子而宣王之庶弟也王立二十有二年封于鄭

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太子仇

二十有四年齊文公卒

在位十年

子說嗣立

是為

二十有五年

齊成公元年

二十有六年晉侯帥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

左氏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古之命

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帥姬兆亂矣况其替乎金氏曰按師服初意盖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王桓鬯圭璜之命况固不奪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至奪宗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託其初命名之言云

二十有七年宋惠公卒在位二十年子嗣立是為哀公

二十有八年宋哀公元年宋哀公卒在位一年子嗣立是為戴公楚熊

御卒在位七年子熊罥嗣立

二十有九年宋戴公元年楚熊罥元年

三十年有馬化為人

通志曰周宣王三十年有馬化為人有兔解於饒京

三十有二年春討魯伯御伏誅立懿公之弟稱是為孝公御篡立

十一年

國語曰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世家曰宣王伐魯殺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曾懿公弟稱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

陳僖公卒在位十五年子靈嗣立是為武公曹戴伯卒在位十九年子

兕嗣立是為惠伯○有羊化為狐

三十有二年魯孝公陳武公齊成公卒在位九年子贖嗣立

是為莊公

三十有四年

齊莊公元年

○發兵征玃狁

三十有七年燕僖侯卒

在位三十三年

子嗣立

是為頃侯 ○楚熊罥

卒

在位九年 子熊儀嗣立

是為若敖

○下民失所流離

詩小雅曰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至他國不若故鄉故思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又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葑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葑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狴以異詩序曰民適異國依新昏而不見收郵故作此詩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又逮官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

父母兄弟也故教以孝友為其有同姓異姓也故教以睦姻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調相救也故教以郵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郵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三十有八年

燕頃侯元年

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三十有九年代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詩小雅口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于于恤靡所止居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于于恤靡所底止祈父曾不聰胡轉于于恤有母之尸獲朱子曰詩序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后氏曰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于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通志曰宣王三十九年與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王御奄

父曰公仲脫王奄父者趙造父六世孫也金氏曰不籍千畝天子之籍田也此千畝乃地名也

癸丑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族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按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爾於既丞侍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為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善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威

甲寅 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

丙辰 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

史記曰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殺杜伯左儒死之春秋傳注曰杜伯為宣王大夫王殺之其子隰叔奔晉

晉穆侯卒在位二十七年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丁巳 四十有四年晉殤叔元年

己未 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即位是為幽王

國語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王會諸侯田于囿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中王心折脊而死金氏曰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固道繁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畧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

君弒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及廢補弊况宣王末政止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為無謂矣

申庚

幽王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自立

是為文侯殤叔位四

年

○陳武公卒

在位十五年

子說嗣位

是為夷公

丙辛

二年

晉文侯元年

西周三川皆震

戊壬

三年王嬖寵褒姒

史記曰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漿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龍亡漿在櫝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漿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帟而諫之化為玄龜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有娠

而棄之時童謡曰厥狐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驚是器者王使人執而戮之其人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女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於褒褒人褒姒有微而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本紀曰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三年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

涇渭洛竭岐山崩

國語曰幽王二年西周涇渭洛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矣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遺其紀是歲也三川皆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四年陳夷公卒在位三年弟燮嗣立是為平公秦莊公卒在位四十年

四年子嗣立是為襄公

秦紀曰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兵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卒襄公立

衛侯和作詩悔過因以諷王

詩小雅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箴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說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齋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工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實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温温其恭貝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屣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號亂我籩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嗟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毀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子曰按此詩其意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劉氏曰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群臣作詩刺諛譖因以諷王

詩小雅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

風胡不自比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軒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伯氏吹噍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巧言篇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僨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奉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廋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巷伯篇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其侈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

汝遷驕人好好芳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輔氏曰諧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諧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未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讒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馬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真可謂極矣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諧而遭刑也楊氏曰寺人內待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者知戒也

詩人傷時之亂征役不息作詩以刺時政

詩小雅曰苕之花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花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不可以食鮮可以飽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夕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卑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孤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謝氏曰東山采微出車杜詩序情憫勞皆以室家之望為言先王以民待民幽王待民如大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輔氏曰苕之華言國家衰微時物彫耗民不聊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征行之勞上視之如禽獸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之詩所以降為國風也歟

詩人作詩刺王流連之樂

詩小雅曰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傷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喑喑淮水喑喑直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

不匪鼓鍾伐馨注有三洲憂心且抽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箎不階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問者憂傷而思古也胡氏曰鼓鍾序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五年 陳平公元年 饑饉亂離

詩小雅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戢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二事大夫莫肯反夜邦君詰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戎不退飢或不遂魯

我誓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訛聽言則答諧言
 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率寄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於
 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
 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爾作室詩序曰
 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其去者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救庶民示之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教詢爾子式穀似之題彼春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沒温温茶人如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詩序
 曰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昊天
 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滔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
 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
 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
 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維

執其咎如彼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先民
 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
 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
 或哲或謀或庸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詩序曰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
 作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
 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瘳瘳之整矣維疊之
 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矣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
 銜恤入則靡靡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
 莫不穀我獨不卒詩序曰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
 作是詩也朱子曰晉士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二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
 之感人如此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
 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者也以至解頤
 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

六年命伯士伐六濟之戎

通志曰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績伯士死之是時四夷交侵戎圍大立秦世父擊之為戎所虜歲餘復歸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卒邠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威輝輝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御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嘏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嬭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勅遺一老俾守我于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龜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痍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宋子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月常避于日所以當食而不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矣王氏曰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異由于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于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七年用尹氏嬖褒姒以致亂家父作詩刺之

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籓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
燕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瓊
瓊姻亞則無無仕昊天不備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
大戾君子如晉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遠不弔昊
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
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疇矣昊
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
王誥式詭爾心以畜萬邦朱子曰此詩家父刺王用尹
氏以致亂而作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
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
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呂氏曰篇
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
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八年以鄭伯友爲司徒

國語曰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
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外死史伯對曰

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
呂應鄧陳蔡隋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
虞虢晉隗霍揚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
之支子毋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
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爲
大魏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
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奴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
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
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畔歷莘君之土也若前
莘後河右洛左濟土芟驅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子之唯
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
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是立
遷氏將啓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
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
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
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
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
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

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
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
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
入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
大彭豕鬻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
姓融夷秦龍則夏戒之矣彭姓彭祖豕鬻諸稽則商戒
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戒之矣妘姓鄆鄆路偃陽曹姓鄆
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
聞必不興矣對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
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
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下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
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禿者也伯翳能議百物
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
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皆貪而忍不可因
也惟謝邾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素及周
德若更君而吾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
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
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

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
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
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
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
以成人達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
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茲極故王者居九畹之
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無樂如一夫如是
辭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
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
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
無弊得乎夫鏡石父譏誦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
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
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
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
王之時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適有鬻是器者王
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棄之此
人也汝以奔褒褒如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
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父矣其爲

毒也夫矣將侯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首腊者其殺也滋
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
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
而繒與而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
申呂方強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
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
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
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
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隣
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姓其孰與對曰夫
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
與乎公說乃東寄孛與蒲虢檜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
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
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
文侯於是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
始啓濮金氏曰按史伯之言該矣周之士大夫大率多
賢能守其職自幽厲聽用小人雖有賢士大夫在於其
職而無救於亡甚矣君心所係大也史伯之言紀錄者

亦或有所附會其論和同謂幽王不能用衆而外專於
虢石父內專於褒姒也其勸鄭伯寧可奴於鄆虢蓋陰爲
取國之計而史謂鄆虢叛鄭鄭武公伐滅之夫寄奴賄
以誘之伺隙而取之是術也而史不悟何哉於是南北
之形勢在鄭而鄭在春秋
亦無世無晉楚之爭也

辰戌 九年驕褒姒任奄人

詩大雅曰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熒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蠢賊蠢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
夷瘠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
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爲身爲鸚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人忮忒諂始竟肯豈
曰不極伊胡爲或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
蚤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德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

之悲矣。屬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傳曰：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王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朱子曰：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禍亂之詩也。

夏四月隕霜

詩卜雅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唯謂天蓋高，不敢不倚。謂地蓋厚，不敢不崎。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

有竟甘其特天之机，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我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期爲厲矣。心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未懷，又石陰雨。其車既載，乃奪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立。思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詔。憂心慘慘，念國之爲。嘗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惛惛。此彼有呈，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掾。寄矣，言人哀此。惛惛朱子曰：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讒譎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朱氏曰：桀之亡，非湯滅之。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非武滅之。妲己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爲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爲周者，以其有武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易姓者，以雖有褒姒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澤，其在人心者，未泯也。噫。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宜。

曰奔申

史記曰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曰宜曰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周制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大舉燧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是數舉燧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王以號石父為嬖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詩小雅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漚池也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不煖于煖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邁邁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鷺鷥在梁鷺鷥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疚兮小弁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殺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淑歎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矣如鳥如鳩假寐求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

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手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莞彼椰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蒲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行心之憂矣率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高或瑾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祈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他矣莫高匪山莫峻匪淵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惶恤我後朱子曰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曰後嬖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曰而宜曰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其九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云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朱氏曰小弁之詩處

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
着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考
之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
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
也又曰舜之怨怨己之不得乎親小弁
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己所以不同也

十年饑饉

詩大雅召旻篇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
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
回適實靖夷我邦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
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
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
既斯輝胡不自替職允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
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允斯弘不戢我躬昔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朱子曰此詩刺幽王任用小人
以致饑饉侵削之詞也劉氏曰召旻七章首章言饑饉

之灾卒章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又
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
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
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十有一年伐申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弑王于驪山下鄭

伯友死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掘突共立故

太子宜臼

是為平王

史記曰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
與王伐之申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燧燧微
兵兵莫至遂弑王驪山下戲水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
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
是為平王以奉周祀是時晉衛秦將兵救周平戎鄭世
家曰犬戎殺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叔鄭人共立其子掘
突是為武公衛世家曰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
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秦紀曰幽

王用褒姒廢大子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大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詩秦風曰小戎伐收五檠梁軸將環脇驅陰鞠塗續文烟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龍盾之合天全以纜軛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群允矛漆鎛蒙伐有宛虎張鏐膺交讓一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傳曰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下報君父之讐率其國人徃征西戎故從役者之家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金氏曰夫遷不考之於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計劉氏曰汲冢紀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于申虢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攜王與舊史不同胡氏曰幽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變矣欲不亡得乎當是時鄭伯友死于戰秦襄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之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緡突收父故兵從諸侯東迎太子是爲平王而周

之轡遂東政教流
令不行於天下矣

今不許對天下美
公卿表東迎塔圖



易經卷六

卷六

